

编者按：连接三代人，“对话”一个家。

他们是千千万万寻常家庭中的一个。他们是这70年历史片段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本报自今日起推出“寻访·对话”系列报道，走进我们身边各行各业的普通家庭，见证他们与祖国70年风雨同舟、共同成长的难忘故事。

孩子是家庭中的新生力量，更是值得寄予厚望的未来。此次，我们以孩子的命题作文为引，与记者寻访采写家庭的稿件“相望对话”，试图用不一样的视角体味生活滋味，感受时事变迁。

父母曾做过民办教师，自己与丈夫又同为教育工作者，讲台一站就是20多年……可以说，瞿梅与教育事业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农村走向城市，从学生变身教师，在瞿梅个人成长的点点滴滴中，可以看到，我国教育事业这几十年的发展和进步——

省镇江中学教师瞿梅：

“教育，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

瞿梅和儿子袁之涵

时间倒回到1974年。那一年，全国有16.7万工农兵上了大学。

在泰州靖江斜桥镇上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在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后，又迎来了第4个女儿，瞿梅。

尽管家里都是女儿，但曾经做过几年民办教师的父母，却没有任何重男轻女的想法。从小，瞿梅就常常听父母对她们说：“只要你们好好学习，再苦再穷我们都会供你们读下去。”

镇子很小，小学和初中几乎就在家门口，每天上下学走不了几步路。学校里的老师，就是街坊和熟人。“当时那种整个家庭和老师的熟悉度，现在的学生是很难体会到了。”回想小时候的经历，瞿梅不禁有些怀念，“父母和老师遇见是常事，碰到一起总会说上几句话。哪怕后来上了大学，又在镇江工作，老师也常常会问我父母，关于我的情况。”

虽然瞿梅成绩很好，却也少不了挨过老师的板子。“那时候的老师，还真的敢打呢。现在想想，那个年代的老师，在教育理念上是真的需要改进的。”让瞿梅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老师有个专门打手掌心的棍子，每逢考试前，每一个学生都要被唤到老师面前打手掌心，至于打几下，“与平时的粗心程度成正比。”

小镇上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转眼到了1989年，瞿梅15岁。那一年中考，斜桥镇上仅



有五六年考取当时被称为“县中”的省靖江高级中学，而瞿梅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走出小镇，来到县城，瞿梅的世界宛如翻开了新的一页。“虽说那时候因为想把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而考中专的人不少，但我还是毅然选择了普通高中，因为，我想上大学，然后学习自己喜欢的美术类专业。”高中三年，瞿梅每个月只回家一趟，然后再扛着50斤大米回到学校。“农村里的孩子都是自己带米去吃，住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对那间宿舍的印象就是，一到冬天到处漏风，特别冷。现在想想，条件真是蛮艰苦的。”然而，大学梦如同指引方向的明灯，一直激励着瞿梅刻苦学习。

1992年，瞿梅高考。当南师大历史系的通知书寄到瞿梅手上时，瞿梅却整整哭了一天。“不甘心，因为我填报的志愿是厦门大学广告设计专业，最后却因服从志愿，被南师大录取。”当时心不甘情不愿的瞿梅却没想到，正是这次高考的“阴差阳错”，让她的人生，从此与教育事业再也分离不开。

1996年大学毕业后，瞿梅成为省镇江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，也是在校园里，她找到了同为南师大毕业，也同在省镇中做老师的“另一半”。“刚来到省镇中时，人生地不熟，对自己上的课也没有底气。那时网络还不发达，自己便到处找资料，去听同事们的课，一次次对自己的课进行打磨。”在瞿梅看来，23年的讲台生涯，是充实而快乐的，“我最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，哪怕心情再不好，只要上堂课，就会好很多。”今年夏天，瞿梅带的第一届学生，也即将迎来毕业20周年聚会。

当了15年的学生，23年的老师，瞿梅对于这些年教育的发展变化，更是感同身受。

“这些年来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，校园越来越美，教育的硬件设施也越来越好。更重要的是，教师的教学理念在发生变化，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意识正在逐渐增强。”瞿梅拿历史学科举例，“很多人觉得，历史所讲授的知识都是一成不变的，其实不然。我小时候接受的历史学习大多是教师灌输式教学，老师把现成的知识告诉学生，而学生只要负责背诵就可以了。等我做了历史老师后，整个社会的教学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，教学过程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，教师不能再照本宣科，而是要努力在教学中启发学生主动思考，带动学生分析史实，这让教学更加灵活，当然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”

“可以说，教育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瞿梅说，教师与学生一样，同样是需要不断学习的，她会继续潜心讲坛，“看到学生们成人成才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(古瑾)

母亲小传

□ 袁之涵

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，如今已过不惑之年。四十多年里，母亲先后经历了幼时的贫困、少时的懵懂、青年时代的奋斗等不同的阶段。到如今，身居杏坛，心态平和，潜心育人。虽不能说桃李满天，但每每谈及学生，她脸上总洋溢着自豪的神情。

母亲的老家是泰州靖江的一个小镇。家里姊妹四个，她是最小的。在这个小镇上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。母亲年少时，和其他孩子一样，就在镇上的小学读书。我曾去过那所小学，巴掌大小，面积还没有我们学校的半个操场大，仅仅是一个小院落，四周罗列着几间苍老的房屋。母亲读完小学后便离开了这所破旧的学校。一转眼，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。

母亲自幼就很聪慧，在姊妹四人中，她的学习成绩是最为优秀的。学习之余，她也喜欢画一些简单的彩笔画。她也曾经希望把艺术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，但可惜的是因为经济原因并未能如愿。小学毕业后，又读了镇上的初中。三年后，母亲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全靖江最好的高中之一——当时称为“县中”的

省靖江高级中学，成为大家眼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县中里面自然是高手林立，母亲在这里，并不是非常的出类拔萃。不过她一直不服输，她倔强的精神使她每天都坚持学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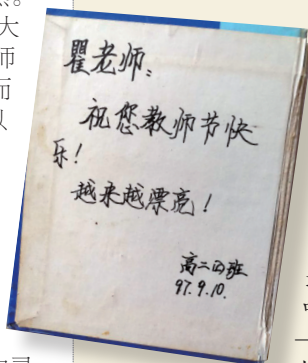
到很晚才睡觉。在临近高考时已经走出小镇的母亲想飞得更远，于是填报志愿时填报了厦门大学。可是却未能如愿，但是却又阴差阳错，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了，自此走上了历史教学的道路。

母亲大学毕业后成了省镇中的一名高中历史教师。她经常认真批改作业到很晚才睡觉，有时还会花一些钱买一些与历史相关的专业书籍，以此用于教学。每有对外讲座或开设公开课，母亲更是仔细揣摩，详加考究，经常工作到深夜时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起来上厕所，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还在孜孜不倦地备课。

因为母亲她那刻苦的精神和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品质和态度，所以她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的水平自然也是十分优秀，学生都十分喜爱听她的课。毕业多年的学生都对她的历史课记忆犹新，他们每年都会来看望她，此时就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候。

母亲对我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。比如写完作业要复查，做题目一定要认真仔细审题作题，写完作业后要自己收拾干净散乱的文具、试卷等。虽然我有时也会认为她有些唠叨过头了，可是我明白，她是为我的学习情况和前途着想。

一晃之间，母亲见老，我也逐渐长大。回望过去，母亲从农村走向城市，从学生走向教师，一步步，踏实有力，一天天，充实稳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自己得到了升华，她的学生得到收益，我，作为她的儿子，也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滋养。

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